

金希普

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著：徐鲁



金蔷薇·外国名人成功揭秘丛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K83 金蔷薇 / 外国名人成功揭秘丛书

普希金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著 徐鲁

RBA 60/07

长 江 文 艺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558318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希金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又名,普希金读书生涯/徐鲁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8

(外国名人读书生涯/乐黛云,史成芳主编)

ISBN 7-5354-1640-3

I. 普… II. 徐… III. 普希金, A. S. —生平事迹
N. K851.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8757 号

责任编辑:赵国泰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贺 凯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837121)

印刷者:公安县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10.75

版 次:1999 年元月第 1 版

1999 年元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224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ISBN 7-5354-1640-3/I·1373

定价:13.00 元(简精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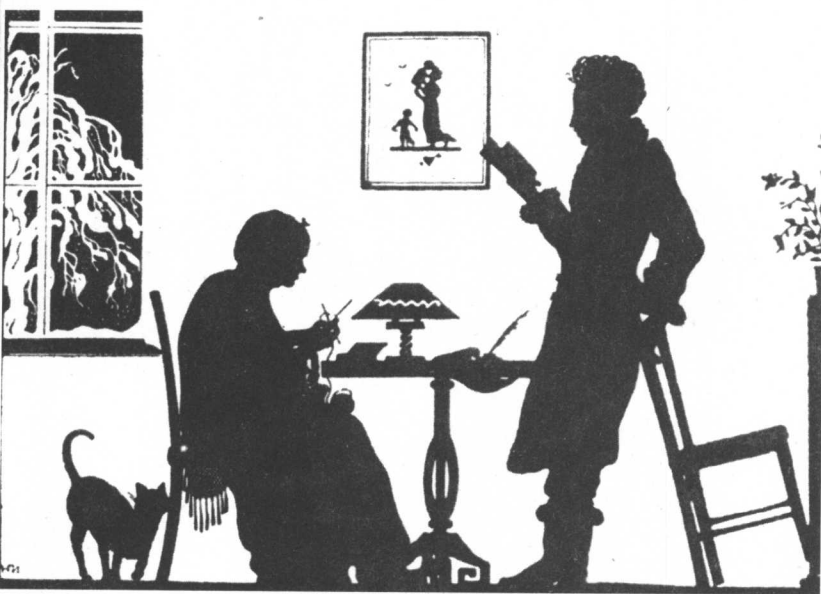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普希金画像



童年时代的普希金



《冬天的夜晚》插图



普希金在皇村学校当众朗诵《皇村回忆》。

普希金被囚禁在米哈伊洛夫斯克村时
与老同学普希钦相会。



普希金夫人



普希金告别大海



普希金纪念碑



普希金的《茨冈》手迹

目 录

第一章	金色的皇村	1
第二章	从彼得堡到高加索	39
第三章	南方的长夜	71
第四章	幽居岁月 (上)	100
第五章	幽居岁月 (下)	133
第六章	莫斯科的玫瑰	168
第七章	波尔金诺之秋	204
第八章	重返皇村	235
第九章	家庭与宫廷	265
第十章	诗人之死	297
附 录	普希金年表	329
后 记		339

第一章

金色的皇村

已经没有谁能够说清楚，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在童年时代所读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了。普希金的姐姐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1797—1868年），婚后改姓巴甫利谢娃回忆说，普希金六岁之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才具，相反他由于长得肥胖，行动很不灵便，成天总是少言寡语。可是到了七岁那年，他突然变得活泼好动了。虽然学习上表现得松松垮垮，但他那喜欢看书的劲头却比谁都高。九岁的时候，他就开始阅读古希腊作家普卢塔赫（约46—126年，其代表性著作是《希腊罗马伟人传》）的作品，法国诗人比托布翻译的法文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拉封丹、莫里哀、高乃依、拉辛、博马舍、狄德罗、伏尔泰等作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了。这些人几乎全是法国人。这是因为，普希金的父亲的藏书大多都是十八世纪法国经典作家的著作。

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李沃维奇·普希金（1770—1848年），比他伟大的儿子多活了十多年，但父子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怎么和谐。小普希金喜欢父亲书房里的书，甚于喜欢自己的父亲。父亲显然是一位法国文化的崇拜者，不仅有大量的法国文学、历史、哲学书籍，而且自己也能用法文赋诗，并且因此而与当时上流圈子里的许多文人墨客往来频繁。这些人中包括俄罗斯作家茹科夫斯基（1783—1852年）、卡拉姆津（1766—1826年）、德米特里耶夫（1760—1837年）、杰尔查文（1743—1816年）等等。

父亲的藏书培养了小普希金对阅读的嗜好。普希金后来在准备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称童年时期为“酷爱读书”的时期。“酷爱”一词一点也没夸张。普希金的弟弟列夫·普希金（1805—1852年）对哥哥的“酷爱读书”也记忆犹深：“父亲的书架上只有法文书。他（指哥哥）小时候经常通宵不眠，偷

偷躲在父亲书房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本又一本书籍。普希金的记忆力是非凡的，十来岁就已经谙熟几乎全部法国文学了。”^①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那无知的童年，
有一个秃头老汉，
他嘴唇微闭，目光闪闪，
微笑时显得皱纹满面。

这个“秃头老汉”就是普希金童年时读到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奥尔良女郎》、《老实人》、《亨利亚特》、《矮人梅加斯》等，都是小普希金爱读的作品。

法语是当时俄国贵族中的时髦用语，上流社会里的人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小普希金也受着这种风气的濡染，很早就学会了使用法语。他的法语讲得甚至比俄语还好。而且，十来岁时，他就学会了用法文写诗。

十岁那年，他读了伏尔泰的《亨利亚特》后，便模仿着伏尔泰的作品写了一个小喜剧，分为六个诗章，题名为《托里亚特》，主人公是一个不劳而食的沙皇——侏儒达戈别尔特，而内容却是男女侏儒之间的战争。小普希金完成剧本后十分得意，不料却遭到了他的家庭教师舍杰尔的嘲笑。结果呢，“小作家大哭不止，他的自尊心受到了羞辱”，普希金的姐姐回忆

^① 列·谢·普希金：《普希金1826年前生平介绍》，《伟大诗人普希金》，冯春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说，“一气之下，他便把‘沙皇’扔进了火炉。”^①

不久，他又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了另一部小喜剧，题名为《盗窃者》。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做了这部小喜剧的第一个观众和剧评家。可是这位剧评家一点也不知道照顾戏剧创作家的面子，又一次为他喝了倒彩。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哇哇大哭，而是即席做了一首四行诗，算是自嘲。诗曰：

告诉我，为什么《盗窃者》的
后排观众要喝倒彩？
唉！只因为可怜的编剧者
是从莫里哀那里抄来。

童年的普希金除了在书堆里找寻自己的乐趣，那些经常坐在他家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饱学之士”，也诱导着这个小男孩的隐秘的志向：他打定了主意，要当一名诗人。

让我们认识一下客厅里的这些常客吧。

瓦西里·李沃维奇·普希金（1767—1830年），是小普希金的伯父。他是当时的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他去过法国、德国和英国，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他喜欢在聚会时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和寓言。他给人们的感觉是：浑身沾满了巴黎味儿，从头到脚都是时髦的巴黎绅士的服饰。他的发式也是提图斯式的，头上抹着油亮的发蜡。他朗诵诗作的时候，总是得意地把脑袋伸向太太们，让她们闻到他头上的香水味儿……也许，他那时候并没有注意他的小侄儿普希金，但小普希金却对这位伯

^① 奥·谢·巴甫利谢娃：《回忆普希金的童年》，《伟大作家普希金》，第11页。

父的华丽轻佻的诗句早已耳熟了。有一次，伯父正准备向另一位诗人德米特里耶夫朗诵自己的某一段得意的、或许还带着一丝不正经的诗句时，突然看见小普希金也在场，便想赶走这个小家伙。岂料小普希金颇不服气地叫道：“有什么了不起！我早就听人读过它们了！”

普希金的堂叔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普希金（1777—1854年），也是一位诗歌爱好者。普希金家的客厅自然也就成了他时常发表自己诗作的地方。

当然，在这里还可以常常听到诗人德米特里耶夫、米·尼·苏什科夫（1782—1833年）、康·尼·巴丘什科夫（1787—1855年）等人的谈笑和朗诵之声。

听众里头有普希金的美丽的姑妈安娜·李沃夫娜、叶利扎韦塔·李沃夫娜等等。

小普希金在这样的客厅里就像一只窜来窜去的机灵的小老鼠，支着耳朵听听这，又听听那。仿佛任何话题都休想瞒过这个好奇的小家伙。政治、哲学、宗教，戏剧、诗歌、寓言，还有爱情和女人……他好像都听过，也都懂得了似的。

他真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胚子。他很早就开始对女性产生了缱绻之情。那些溢光流彩、油头粉面的仕女们经过他身边时，他总要悄悄地使劲儿吮吸一下她们身上发出的香气。这奇异的气息使这个小男孩经常想入非非。只是，他目前还实在是太小了，小得连想跟她们拥抱一下都不可能。不过，有时候，那些轻佻一点的女郎也会把自己的纪念册递给这位可怜的少年绅士，因为她们听说这位少年绅士也会写诗。于是，小普希金会在漂亮和风骚的女郎的明媚的秋波下，略显慌张地为她们题上几句法文诗——自然，这些法文诗全是模仿伏尔泰或巴尔尼等作家的。

在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之前，他平时都是和家人一起住在莫斯科。姐姐奥莉加是他这个时期的形影不离的伙伴。

普希金在童年时对莫斯科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他很喜欢莫斯科。后来他这样描述过莫斯科在他心中的形象：“过去的莫斯科是俄国贵族阶级聚会之地。一到冬季，他们就离开乡下，汇聚到莫斯科。甚至连近卫军的青年军官也纷纷离开彼得堡，飞奔到莫斯科。在这座古老的都市里，到处是音乐之声，到处挤满了人。在贵族沙龙里，每周聚会两次，每次都有五千多位参加者。青年男女在那里相识相爱，并在那里筹办婚事。莫斯科是青年订亲的好地方，并以此闻名于世，犹如维亚斯玛靠它的香料蜂蜜面包闻名于世一样。当时，莫斯科的晚宴颇有名气。莫斯科人的这种古怪做法表明了他们酷爱独立的性格。他们是我行我素，而不管别人说三道四。一天，一位巨富独出心裁，在大街上盖起一座中国式住宅，并饰以绿色巨龙，又在黄色阳伞下雕上中国官员木雕；另一位则穿着 1784 年的服装，乘坐银质马车到玛丽亚草地游逛；第三位则在大夏天用雪橇拉着五名黑人猎手和追捕猎物的跑手穿过大街。”^①

莫斯科的冬天是热闹的，但一到夏天，人们又纷纷离开它，到乡村里去避暑。

普希金家的避暑地在扎哈罗沃。

小普希金关于扎哈罗沃的记忆，是和他的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1828 年）连在一起的。

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本来是姐姐奥莉加的奶娘。她是离

^① [法] 亨利·特罗亚：《普希金传》，张继双、李树立、董爱春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7—38 页。

彼得堡大约六十俄里的科勃里诺村人。这个村庄原是普希金的外祖父奥西普·阿勃拉莫维奇·汉尼拔（1744—1806年）的产业，外祖母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1745—1818年）在1805年把这份产业卖掉，而在离莫斯科大约四十俄里的郊区另外买下了一个叫做扎哈罗沃的小村庄。这样，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也跟着普希金一家来到了扎哈罗沃。她不仅是奥莉加的保姆，也是小普希金和弟弟的保姆。

这是一位极其善良和慈祥的俄罗斯农妇。她知道许多民间传说，满肚子的谚语和俗话，很会讲故事，还会唱许多民歌和摇篮曲。普希金从童年起就深深地爱着这位奶娘。老奶娘也成了他童年和成年时期的最忠诚的、最可亲的心灵的友伴。普希金后来有许多抒情诗是献给这位奶娘的。人们说，献给奶娘的那一系列诗篇，是诗人所有的抒情诗中最美丽、最动人的一部分。

圣像前的粘土灯下，
她的老脸皱皱巴巴；
头上是曾祖母时代的旧帽子，
下面凹陷的嘴巴里只剩下两颗黄牙。

这是奶娘为小普希金唱过的催眠曲。

在扎哈罗沃村，许多个宁静的夏夜里，小普希金哪里也不愿意去，只愿意呆在奶娘的黑咕隆咚的小屋里，听她翕动着瘪陷的嘴巴，讲着那些永远新奇和有趣的民间故事。什么巫婆啦，古堡啦，妖精啦，游侠骑士啦，留着雪白胡子的魔术师啦，忧郁的王子啦，漂亮和骄傲的公主啦，还有四周布满骷髅的旧城啦……都会出现在奶娘的故事里。

这些稀奇古怪的传说，仿佛是黑夜里的灯火，照耀着小普希金的充满幻想的心灵。他从这些古老的传说中认识了俄国民间生活的形形色色；他从这些美丽的谣曲里，开始感到了俄罗斯语言的神秘与美妙……

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是俄罗斯奶娘的典型形象。在她身上，集中了善良和仁慈的俄罗斯老年妇女的全部美德。她像所有乡村妇女一样，按照自己乡下的教育子女的方法来教育着普希金姐弟们。孩子们也乐于接受她的教育。她留在普希金童年的心灵里的形象，永远是美好可亲的。普希金后来回忆自己童年印象时，其中记得最早的人物便是阿琳娜奶娘。善良的奶娘使他也早早地认识到了俄罗斯女性的温情、宽厚和智慧……

除了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小普希金童年时的另一位心灵伴侣便是他的外祖母。

外祖母也知道许多古老的民间童话故事。她还会刺绣，针线盒里全是各色布头和五颜六色的丝线。小普希金常常坐在外婆身边，一边看她做刺绣，一边听她讲述家史——她的先祖、彼得大帝的那位著名的黑人宠臣尔热夫斯基的故事。这些遥远而又辉煌的家史，深深地印在小普希金的脑海里。若干年后，他写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中的黑人伊卜拉金姆，就是外婆讲过的那位曾外祖父的形象。人们说，诗人成年之后的气质——善良、正直、刚毅、聪慧，还有他的外表形象，都沿袭了他的非洲黑人先祖的许多特征。

小普希金从奶娘和外祖母那里获得了比父母亲更多、更难忘的爱抚与温暖。

奥莉加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父母亲：父亲生性暴躁，动不动就会火冒三丈。尤其是当家庭教师在他面前告了孩子们什么状的时候，他就会对着孩子们大发雷霆，样子十分吓人。因此

孩子们与其说是爱他，倒不如说是怕他。尤其是小普希金。母亲的脾气比父亲要好一些，但她在孩子们面前有着掩饰不住的偏爱之情。先是偏爱女儿奥莉加，后来又偏爱幼子列夫，就是不喜欢小普希金。而且，母亲天生喜欢交际，对于孩子的教育缺少耐心和方法。她用在社交上或独自看书消遣上的时间，远比用在孩子们身上要多得多。

小普希金就在这样既缺少父爱也享受不到更多的母爱的童年里生活。所幸他有亲爱的奶娘和外婆。当孤独和寂寞使他渴望友伴的时候，他就去找奶娘或外婆。他在她们那里可以得到宠爱、幻想和自由，在她们那里还可以很快把父亲的冷冷的面孔和母亲的训斥都忘掉。

扎哈罗沃有十分美丽的乡村风光。绿色的田野，金色的白桦林，轻柔的云彩，僻静的灌木丛，闪光的小河，还有四周长满杉树和椴树的，像一面镜子似的明亮的水塘……

普希金家避暑的木屋，就坐落在一片白桦林中。小屋后面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椴树，老得就像童话里的“树王”。小普希金常常一个人坐在老椴树下看书或者幻想。

有时候，他也拉着外婆坐在一块林中空地上，听外婆给她讲故事。外婆有一天给小普希金讲过暴君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故事。

“离扎哈罗沃两俄里远的地方，有个镇子，名叫维亚斯玛，它原来正是暴君鲍里斯·戈都诺夫的领地……”外婆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她告诉小普希金，这个残酷的君主是杀害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季米特里后才登上皇位的。当时小季米特里正坐在那里吃榛子，他被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帮凶们埋掉时，小手里还攥着金色的榛子呢！不用说，像这样毫无人性的暴君是决